



“蜜月”巴黎

——走在地球经纬线上

(美)陈瑞琳

Honeymoon

Paris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陈瑞琳

『蜜月』巴黎

——走在地球经纬线上

Honeymoon

Paris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经纬线上 / 陈瑞琳著. 一天
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6-3799-1

I . 蜜… II . 陈…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49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3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9.90 元



作者简介：

陈瑞琳，旅美女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

1962年生于中国西安。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十年，出国前曾合作出版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杂文史》、《中国当代文学》、《神秘黑箱的窥视》等。

1992年赴美，现任休士顿《自由人报》总编辑，北美大型文学刊物《华人世界》常务副主编、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等职。

在美期间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作品发表于海内外各大报刊。其散文创作风格感性抒情，蕴积深厚。近年来，作者一面游走世界，品味东西方文化，更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展开对海外文坛的扫描辨析，以其独特视角关注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被誉为是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内容简介：

旅美著名女作家陈瑞琳继1998年推出《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一书后，将目光投向全球，一面游走世界各地，一面潜心写作。经过历时五年的披删整理，终于将精选版海外游记《“蜜月”巴黎》奉献在读者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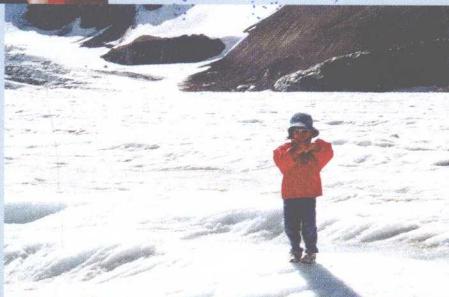
《“蜜月”巴黎》是作者近来所创作的一部域外散文精华集锦。如果说《走天涯》表现的只是作者旅美期间的风雨沧桑、山川风物，那么《“蜜月”巴黎》则是更广阔地描绘了作者走在东西方时空的精彩感受。

该书的文字，深邃凝练而富有遐思，既有学者的理性闪光、更有散文家的走笔抒情。真诚的渴望、放眼的胸怀、歌咏美与善的慧眼，构成了此书气韵浑然的艺术风貌。

谨以此书
献给我所爱的人



与休斯顿市市长李·布朗
先生在市府合影



生命之果



与报界前辈秦静先生联手
开创海外文化事业



相厮相守

目 录

DIRECTORY

目
录

他乡·故乡·家园(陈学超)	1
他乡望月(代自序)	4
第一辑 小小寰球	
走进欧洲——英伦秋行	11
苏格兰高地一抹红	28
“蜜月”巴黎	36
神秘之都——布鲁塞尔	66
戏说阿姆斯特丹	73
走进阿尔卑斯山——瑞士山中漫游	86
加勒比海的阳光——墨西哥海湾乘船行	99
那山, 那水, 那人! ——加拿大洛矶山漫游散记	116
如歌的行板——加东神游	129
世纪回首——中国行	143





第二辑 美洲纪行

冰与火——美国华盛顿州揽胜	177
岁末“豪游”	184
赏花的日子	187
蟠桃园的咏叹	191
枫叶红了的时候	196
海上生明月——夜宿盖文斯顿岛	202
走进德克萨斯的心脏	208
波斯顿畅想	214
出海渔歌	223
飞过纽约	232
我看“天使岛”	243
相约金山	247
归去来兮	255

第三辑 心情驿站

春花秋月何时了	281
---------	-----

长安何处不飞花	287
书店纪事	292
一缕茶烟	297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00
爸爸带着儿子远行	304
“玩具的故事”	308
静夜香	311
童年旧事	314
手足情“忆”	318
一个秋天的童话	322
晨光鹤影	325
快乐一天	327
我的国文老师	330
生命之帆	337
人在旅途——后记	341



他乡·故乡·家园

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 陈学超

有人把人生比做一场梦，周遭发生的一切荣辱浮沉、喜怒哀乐，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虚梦一场；有人把人生看成一场比赛，步履匆促，无暇旁顾，却永远无法达到心中的终点；有人把人生当做一本书，细心读他人，小心写自己，惟恐这本书平淡无奇；有人则说，人生是一个长长的行旅，一生一世当在天地之间遨游，浪迹四海五洲，阅尽人间沧桑，且行且止，亦苦亦乐，完成一种生命的体验足矣。我想，遥居美国的散文作家、我的大学同窗陈瑞琳，大概会选最后一项。因为她的散文中就有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生命的魅力却在于飘泊的远游，”“三十年岁月的激情将化作行囊旅人丰盛的苍凉”。（《生命之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走天涯》，是她的美国行旅，家国之思；这本约我为序的散文集《“蜜月”巴黎》，更是她的世界屐痕，生命感怀。堪称人生如旅，旅似人生。也许因为同学相知，也许因为这多年我也在海外飘泊，所以阅读这从脚下走出的、从心头流出的文字，感受这他乡旅人的舒放脱俗的叙说，觉得分外蕴藉诗意，分外悠远沧桑。

他乡是精彩的。名城佳境，好山好水，西洋奇观，东洋百态，令从禁锢中走出国门的人应接不暇，感喟再三，不禁喧嚷于笔端；也偶有浅薄崇洋者，媚俗自轻，每以虚辞炫惑于乡亲。这些，在八十年代留学生文学中已屡见不鲜。新世纪初陈瑞琳的散文则走出了那些所谓留学生文学的藩篱，她的《走天涯》的





行囊中，就沉甸甸地背负着父母亲友的叮嘱；走世界的行旅中，更时时望见故乡的明月。她的游记一端系着他乡的现代文明，另一端总是连着故乡的那一方水土。从色彩斑斓的观光胜地写起，视野不期然地就推及历史，推及彼岸，推及家国，推及个人亲历的往昔，进而以女性作家独有的敏感发现生活的诗意、情感的秘密，时而透露出寓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聚散心态、边缘意识和文化转型中的角色困惑，耐人咀嚼再三。诚然，年轻的生命是躁动的，它生长着希望和寻觅。远行的期冀，负笈域外的梦想，西方文化的诱惑，在我们这一代欣逢国门洞开的学子的生命的底色上，不断地涂抹着、变幻着。我们对固有的生活已不再笃守，我们期待着新的天地、新的洗礼，渴望飘泊远方、寻找他乡的故事。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割不断中华文化的脐带，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适应中我们更无法舍弃自己的文化认同。陈瑞琳的散文正是这样：阿姆斯特丹的五光十色是从“教地理的母亲”所讲的“荷兰国的故事”开始认识的；坐德国的火车奔赴瑞士的阿尔卑士山，却咀嚼着“河南道口烧鸡”的味道，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上，望着点点远去的白帆，更回想起儿时乘坐渭河上的木船去外婆家的情景……是的，那黄土地上飘散的炊烟，那小学校旁弯弯的小河，那生长过希望和幻想的地方，那孕育着生命元素的地母，已经在生命的扉页上画上了浓浓淡淡的图画。那是最初的文化包装，也是无论走到何处也不能改变的生命之根。不忘这个根，才活得自然、实在，不忘这个根，才有属于自己的灵气和独特的对话与创造。他乡者，他乡也，然而边缘自有边缘的美丽和欣悦。梦里当知身是客，不把杭州当汴州！

故乡有什么好？有什么值得远方的游子魂牵梦萦？我说不出来。大约属于感情的事情，都是说不出来也不必说的。这有些像“爱”，像婴儿眷恋母亲的怀抱。和海外发达国家的文明相比，

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家乡的贫乏与单调，陈旧与凝滞。我们回望它时，其实感情是复杂的。那是我们人生旅程的发端，而我们的人生旅程总是在与故乡的逃离与依恋中进行的，总是在飘泊追寻与难以割舍中纠葛着。从陈瑞琳的《“蜜月”巴黎》中可以读出，她的故乡情结乃是一种精神的勾连，是一种身在异乡的文化认同；故乡既是特定的地理方位，更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无定所，是一个梦中的理想家园。这些年我在美国、日本、香港执教，每逢回国探亲时，我说“要回家了”，探亲时间到了，我又说“要回家了”。“家”在哪里？家在心中，家已经是一个流动的文化空间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安抚和慰藉的时代，家园乃是灵魂的最后栖息地，不管它在故乡还是在他乡。陈瑞琳谈她的创作的时候，总是由衷地欣慰她在休斯顿有一个安静温馨的家，使她能有余裕潜心写作；由衷地感激她的先生带她远走，伴她远游，使她得以在广阔的天地间抒发自己的情怀。家在哪里？更确切地说：爱在哪里，家在哪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爱的家园，除了饱含亲情的家庭，还包括寄托挚情的文学园地。陈瑞琳在异国他乡用中文写作，是她抵御失语、失忆的努力，是她对母语、母体文化的依归，是她宣泄情感、表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更进一层，通过她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对终极的关怀、对人类精神家园的探索，表达自己独特的文学感悟和追求，使人生的旅程愈加丰采。

可以这样说吗？家乡、他乡、家园，是人生旅程最基本的环节，也是散文创作最永恒的母题；陈瑞琳的散文得益于家乡、他乡、家园的赐予，陈瑞琳的散文也是对故乡、他乡、家园的馈赠。

2001年6月到8月
香港—洛杉矶—长岛—南京 旅次





他乡望月

(代自序)

当月儿升起来的时候，我就牵着三岁小儿的手，走进屋后的一片草色里去。八年了，这墨西哥海湾湿润的休斯顿城只有到了夜晚才飘来爽心的风。迷离的星空，墨蓝的天际悬着一弯金色的孤舟在云里悄然地荡着，就让人想起从前的长安那一片依稀的水色了。

日子有时滑腻，有时苦涩，年轮在脸上转着，可记忆总不见长。只要听到湖边的夏虫在夜里轻轻地鸣叫，我的心便会恍然，以为是走在童年时渭河畔上外婆的村庄里。

当初在这郊外买屋，一见钟情的是看见那宽大的厅堂上竟横空有一条粗粗的大木梁，后院里则立着一棵遮天的老槐树，更有不远处听得见蛙鸣的池塘。于是，在岁末圣诞的彩灯里，我便能想象烟火里的爆竹，还有外婆挂在大木梁上的条条熏肉。空寂无人的傍晚，南来的风吹过院子，大树摇曳，就有乡下那特别的萧瑟，这便是记忆里的外婆端着瓷花的大碗从枣树林里的深处呼我走来。

什么时候，那个躺在麦秸堆里渴望漂泊的小姑娘，如今却在这他乡的月儿里痴痴地恋起懵懂的童年？曾几何时，岁月的斑驳漫溺在这清幽的光里竟幻出一道道生命的五彩？

散漫的星星在天幕上稀稀疏疏地眨眼，都说外国的月亮圆，怎么小时候的感觉里那月亮才是真正的大！外婆村上的打谷场到了夜里是多么地亮，村民们围上来，不用掌灯，看我跳城里的

舞。夏天时他们笑我穿的花裙子，冬天里就挨个地过来摸我的绸棉袄。

乡下人才是最爱月色，手巧的媳妇坐在小马扎上呼呼地纳鞋底，男人们支起胡琴开始调弦，然后就听见有人扯着喉咙唱《苏武牧羊》。西北人吼的秦腔，丹田气足，远比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的南人小调悲壮苍凉得多。

夜里听完了戏，外婆就会牵着我来到村头的小池塘。塘里的水已晒得温热，正好洗手脚，顺便再把脏了的衣服在水里摆一摆，砸几颗皂角搓搓领口的汗迹，泡沫里溢出一股特别的香。水里有月的影子，人一走，蛙声就忽然响成一片了。

小儿在前面唤我，原来是他最爱的小木桥到了。原木的宽



夕阳下与儿子守候在“绿苑乡居”门前。

板子齐齐地排成一个拱形，踩上去有脆而沉的音响。孩子在极目寻着溪水里鹭鸶的影子，我却托腮伏在栏上，念起早年走过的江南绍兴桥了。

那是梨花旺开的季节，我们几个读“鲁迅研究”的硕士生





踏进了江南的名城绍兴。在周家祠堂前的小运河上，一艘旧旧的乌篷船载着三个激昂的年轻人，穿过一座座木的、石的小拱桥，驶向了鲁迅儿时的外婆家。那撑船的就是一个面色颇像“闰土”的青壮汉子，他缓缓地摇着橹，我们则仰卧在舱里，听着耳边港汊湖泊的水声，想象着从前的小鲁迅走这一水道看望“外婆”时的童年心境。

那一刻，我在心里念着：“乌篷船摇着童年的周树人穿过水中看社戏的舞台，停泊在外婆家屋后的青石板旁，拾级而上的他在梅干菜的农家香味里一步步走近了祥林嫂淘米的欢乐。在前院九斤老太的哀叹里，他懂得了阿Q骂城里人把葱切成丝的忧伤。”

我的手被一只软软的小指头勾住，是孩子告诉妈妈路要回头。他竟也爱上了这月下的一掬清辉，欢跃地戏逐着地上自己变幻的影子。心儿感动起来，不忍静夜里独语，母子俩便携手对着旷野大声地数起“一、二、三”来。风里开始有饱饱的雨，水边的蛙竟优雅地咽了声。数着数着，就好像听到前面有砍柴的樵夫隐约在歌唱，目光聚处，遥远的记忆里又抽出一根亮亮的丝来。

五岁那年，城里教书的母亲正在“文革”的风暴里“大串联”，外婆便送我去砍柴路上的小学堂读书。第一天的功课就是数数儿，我一口气数到一百，老师当下里拍板叫我跳进了二年级。

那一年漫游在英伦孤岛的苏格兰，看见手工的花格子羊毛披肩，禁不住有滑滑的泪涌出，是让我想起了外婆那只大手在月光里为我编织上学穿的粗布套装。

人家是“朝花夕拾”，难道真是我的心老了？怎么听见雨就会念念早春里的渭城，看见柳就想起秋风的灞河，遇到一汪水就觉得那是月色里的荷塘，假日里乘船在圣安东尼奥城的运河

倘佯，竟以为是行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呢！

唐人贾岛有一首感伤而温暖的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老人家真是在为我们这些飘洋过海的羁留人在苦吟。都说“乡愁”美就美在“愁”的思量，其实，真正的“美”却在于时空滤过那“乡”的重现。

夜深起来，凉凉得不肯回家，眼睛不自禁地偷窥那街边芳邻锁在楼台里的灯火。乡里乡亲住了八年，各家的小狗倒常常亲我的手，人却是没说过一句贴心话。这月儿如钩的他乡夜里，耳畔就响起外婆的村子里“大婶子”“大妹子”串家过户借盐要醋的欢声笑语，那一股宗亲的感受怎是这美利坚人消受得了？！

扑面似有冷冷的雾，这一寒，倒叫人想起小时候过旧历年了。伴着月光的母亲总要为我除夕赶做新衣，锅里还炖着一个给爸爸下酒的大猪头。若是回到外婆家，炕桌上一定有肥肥的五花肉，还有镶着蜜枣的虎头馍馍。老人家从不知道什么叫卡路里、胆固醇，她就喜欢看我吃得香香的模样。

想起吃的，就觉得舌头下发痒。在长安城里念学位的日子，自己终于有了助学金，路灯升起，约了男友满城里找便宜的小吃。城墙根下的烤羊肉一毛钱一串，两个人各吃五口，一块钱的腊肉夹馍，一人半个，再买五毛钱的米面皮，最后数出十个分币，买一包晒干的柿子皮，一路慢慢地嚼着。那时男友总心疼我吃不尽兴，说等将来有钱，第一件事就是饱享天下佳肴。哪知道如今真的是五洲四海的馆子杀遍，可就是再也吃不出从前的那铭心刻骨。

一束幽幽的光正斜斜地射在门前郁郁的丁香树上，小儿子一声雀跃：“妈妈，到家了！”我站定，深深地呼进一口夜的清香。想当年最大的梦求就是渴望有一幢自己的房子，不必再担

